

朱天文

炎夏之都

小说集 1982—1987

画眉记
最蓝的蓝
伊甸不再
安安的假期
风柜来的人
最想念的季节
这一天
荷花·莲叶·藕
外婆家的暑假
童年往事
柯那一班
炎夏之都



上海译文出版社

炎夏之都

小说集 1982—19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夏之都/朱天文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4
(朱天文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010-8

I. 炎… II. 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9613 号

炎夏之都

朱天文 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封面绘画 李 媛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10-8/1 · 2822

定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13557

目 录

上卷 1982—1983 最想念的季节

天文种种(袁琼琼).....	3
画眉记.....	9
最蓝的蓝.....	17
伊甸不再.....	29
安安的假期.....	48
风柜来的人.....	65
最想念的季节.....	89
这一天.....	108
荷叶·莲花·藕.....	115
叙前尘.....	122

下卷 1984—1987 炎夏之都

自序.....	131
外婆家的暑假.....	133
童年往事.....	148
柯那一班.....	170
桃树人家有事.....	184
炎夏之都.....	207

上卷 1982—1983

最想念的季节

天文种种

——序《最想念的季节》

袁琼琼

天文喊我朱陵阿姨，因为管管。我第一次看到天文是十二年前，朱家还住内湖。敝人尚是新妇，具有各种初婚女子的美德：听话、害羞、缄默，和穿了新衣裳。

管管和西宁兄与慕沙姐聊天，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许多狗，不时听到纱门“哒”的一声碰上：那是有人或狗，进来了和出去了。过一会儿，慕沙姐招了两个跑来跑去的小家伙到前面来让管管看：“还认不认得？”管管说：“是天文和天心？”不是，是天心和天衣。于是众大人感叹一番：“长这么大了！”或是“日子过得真快呀！”

天心一直就不高，记得那时候看上去跟天衣差不多大小。小男孩似的诚直的大眼睛，人黑黑。天衣也很黑，也是大眼睛，汪亮汪亮，灵动得不得了。应景地喊了我跟管管就又蹿开了。西宁大哥说喊天文出来。过一会儿天文出来，那时记得是念高一，感觉上应该不比天心大多少，一见却发现是个大人。留着清汤挂面短发的天文，瓜子脸莹白，那漠漠的大眼睛似乎也透明似的，都不能肯定是黑色。她穿件浅蓝连衣裙，两手背在身后站着。我初见天文印象很强烈，她整个人显得清静澄澈，非常美，我那时相信有人用“水灵”形容女孩儿是有所

本的。

西宁大哥那时说到天文刚写完她第一篇小说，才投给《中华日报》，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用，说话那得意着又谦抑着的模样，完全只是个父亲而不是文坛大家。手底下提拔过多少新人，他这下谈到天文只说：“小孩子玩意，写着好玩的。”隔了半天才又扯一句说，“要是刊出来了，也只是伯伯叔叔爱护她。”

说话间，天文挨墙站着，眼睁睁地看人，不畏不笑，也不言语，仿佛她父亲在谈别人的事。过一会儿，她把手指放在嘴角含着。

有些事情，天文始终不变，那爱咬手指的习惯，童女似的澄净的脸，看人时那种眼睁睁的、直截的看法，仍然一直的只是“女孩”——或许永远是。

她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刊出来了，我在家里看到，写个女学生爱上她的老师。心情自然是她那个年纪的，笔法的细腻成熟，让人不能信那是新手。我那时还没开始写东西，可是自命是高水准读者，挑剔非常的。而天文那一篇小说，看了只是惊，跟看她本人一样，觉得是不大可能的东西，因为好得超出常情。

后来天心也跟着写起来。两个人的作品我都看得很热心，觉得是天才小孩。因为性情，我一直比较偏爱天心，天心的东西火热，而且老有种孩子气的新鲜。天文一开始写小说，她自己就在距离之外，写什么都是漠漠的，带点冷辣，比较接近西宁大哥的风格，很注重技巧和语法。想到她初初开始才是十来岁的孩子，就能这样厕身事外，真是奇怪。两个人开始办三三集刊，拉稿拉到我身上来，我这才正式开始写稿。说来还是天文天心发掘的。说起来她们是前辈，叫起来我又是阿姨。

我跟天文一直没熟上来，跟天心也是，不幸身为长辈，又还没

老得可以让她们忘年，结果就一直维持在说有礼貌的话的关系上。永远是很柔和地喊：“朱陵阿姨。”说完当说的事以后，蜻蜓点水似的一笑，结束了。十年来都是这样子。三月初天文找我写序，我问为什么找我，天文说：“因为仙枝他们都太熟了……”我跟仙枝有一度很亲近，后来就没有了。跟天文天心在三三时期，好像也可以开始熟起来，但是后来又没有了。跟人的熟与不熟，对我来说是个悲哀的问题，一直拿捏不住分寸，到底要熟或不熟到哪种地步，才能得罪了人他还不会跑掉——不熟的时候不好意思跑，熟的时候不跑。

我把天文的稿子带来带去，从三月带到四月，天文说：“不急，朱陵阿姨，真的不急。”大概是不熟的缘故。从四月带到五月，还没写好序，然后，我把稿子弄丢了。

天文打电话来，说拾到稿子的人直接打了电话给她，她来跟我说一声，免得我着急。五月了，从三月初开始写的，而且还把人家剪报稿给丢了，虽然又找回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异常心虚。天文的声音是且笑且恼的，带些急躁，然又得礼貌地压制着。那是很人性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后，觉得自己感应到了比较内里一点的天文，比我一向接触到的有脾气一点，情绪一点，或许，泼辣一点。

一直觉得天文的文字泼辣似男儿，她小说的放胆利落，有时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小毕的故事》里那个小女孩，看到小毕把个大毛虫分尸吓她，天文只写：“焉知我是不怕毛虫的，抓了一把泥土丢他。”那份野，当时看，只觉得：这怎么会是天文，然而从小说里看：这就是天文。她文字里没有忸怩之态。收在书里的《画眉记》，分明是写小儿女，她写得有声有色，全是大动作，我看来目不暇给，觉得轰轰一片，火烧似的刚烈。天文的柔情大概托在散文里。小说就

一直简洁利落，不带废辞废笔，这里收的几篇都是，有种泱泱大气。

她的题材其实简单。《安安假期》写小孩回外祖父家度假，旁衬一段年轻人的爱情。《风柜来的人》，一群半大不小的男孩各处晃荡，任何事都是沾沾就落了，始终没切进世界里去。《最想念的季节》，男人女人的故事。这三篇原本是电影故事大纲。《最蓝的蓝》，男孩女孩。《叙前尘》那几篇我看来都是真情实事，戏剧性尤其淡到极点。大约正是简单和淡，所以自带一份大方，显得大气。

平心而论，天文这里收的几篇不是顶尖东西，如果这些就是天文最好的东西，也就把天文看小了，但是《伊甸不再》的确是凌厉辣挞。我最初看是在报上，也是一惊，完全脱离她自己一贯的调子。若拿电影作比，过去的天文像小成本制作，始终在中规中矩里，虽然是很齐整严谨，但是到底比不上《伊甸不再》有种放手一搏的气势。《伊甸不再》正是胜在气势，文字用得既狠且准。写女主角素兰：“尖尖下巴，吊梢眼飞飞插入两鬓，一点瞳仁含怒带笑，短裙细腰，生手生脚好像野芒叶会割人见血。”这形容是有外观有内在，连性情都带了。笔法是连画面带旁白，且叙且述，转场利落自如。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女主角素兰在部连续剧里饰演小角色——

她不在乎，镜头却给她，又给她一句台词，翘首四望，跺脚说：“奇怪，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乔樵在副控室，四个荧光幕都是她的半身相，乔樵问：“她是谁？”没有人知道。乔樵说：“不错，节奏感不错。”

这就完了。后来两个人有了感情：“有一天早上乔樵走出来，客厅的长窗都已推开，屋子里阳光很灿烂，象牙黄的太阳光，甄梨一脚跪在象牙黄皮沙发凳上就那样对着玻璃几上一只瓷碟倒豌豆，玻璃几上有天竺菊，有豌豆迸跳清脆的声音，甄梨穿着他象牙黄衬衫的影子。”整段里没有快乐或高兴两字，却是画面点出了这心情，结果乔樵就叹了口气说：“昨晚我没回去，你就这样高兴了？唉。”这样贴心地知道了她，乔樵之细致却写在这里。

我自己写小说，知道难在哪儿，易在哪儿，看到我自己某些处理上的难题，天文却轻巧一跃便过去了。那刺戟因此分外明显。我看天文东西就时时有这样乍然眼明的时候。

天文一九八二年开始走编剧路子，起先是电视剧，后来电影。编剧本对她的笔法有影响，她的小说开始有些电影手法出现。《小毕的故事》，我喜欢天文原文胜过电影，先入为主的癖好使我对那片子一直没法满意，虽然那是部带动风潮、有承前启后地位的电影。而《风柜来的人》，虽然天文说是电影故事大纲，我却喜欢，又胜过电影。我对电影《风柜》情绪复杂，肯定那片子真的好，但是一点不喜欢。有天跟柯一正说那片子是：“人到处晃来晃去，什么事也不做，浪费生命。”柯一正说：“那片子要讲的就是无所事事和浪费生命啊。”我当下才彻悟，我不喜欢《风柜》是因为不赞成那种人生，无事可做一向令我不能忍受。《风柜》能让我产生不可忍的感觉，正是它传达得透别人里了。

前一阵子在社教馆看默门香默剧团，天文也在，坐第一排上，中场休息时，默剧演员到观众席上来表演，天文于是反过身来趴着椅背看。她扎了双辮，头脸浮在椅背上，看模样是她像小孩儿似的半跪在椅座上看的。远远看来，天文的脸孔小，白和模糊，她跟着默剧演员

的移动转着脸孔，专注地，而后开始咬指甲。那种永远的永远的样子，照她文章的进境来说，天文早该变化过好几番了，然而她始终是那样子，人自人，文章自文章，这样子的无沾无滞，真的是童女。而且也使我想起胡兰成老师说过的话：“人要比文章大。”

一九八五年

画眉记

星期六的下午，不知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是真的生气。尹仲疆扫了一眼腕上的表，关关便冷笑道：“你走，你走了我就自杀。”

仲疆从柜上拿了车钥匙，指着关关警告：“听着，老婆，不要做傻事，我马上就回！”纱门砰一扔，登登登地跑下楼去了。

他敢，他竟然敢！关关头一炸，整个人空白了几秒钟，随即奔到落地长窗前，哗啦一声把帘子拉开，赤脚踏出阳台，撑在石砖花墙上朝下望，先听见铁门轰然带上，仲疆走了出来。她想要大骂一句最最恶毒的话，但她脑子里现存的只有一个“他妈的”——太便宜了他！而且毕竟她不至于当场来个四楼跳，所以眼睁睁看着他启了车门坐进去，雪青的跑天下哟噜打个转驶出了巷子。巷子的丁字路口停一辆面包车，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千篇一律播送着心蹦蹦心串串脸儿红，扩音机里藏着的那位女孩，简直健康活泼得愚蠢，快乐的音符一颗颗像鸡心，沿街绕巷漫天抛售。关关虽站在高楼上，也没头没脑给抛了满怀，更加懊恨。这时正当暮春天气，是市尘，还是烟霭，远空一片霏霏。关关一旋身靠在花墙上，望着脚边迷你花盆里的一株仙人掌发怔，心想：“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仲疆在车子里，乱糟糟的情绪像无数支小针扎得他异常爆热起来，猛然旋开窗玻璃，湿茸茸的暖风如一团粉扑满脸扑上来，令他窒息，又忙将窗子旋了一半上去，他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又把关关给

得罪了。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他娶了她，仿佛娶到一整个世界的牵牵挂挂，剪不断、理还乱，凭空里他自己的人一下子多出了百个、千个、万个。若是他现在一车撞死了，死的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个尹仲疆。可怕呀，他倒抽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把车速减慢下来。

就说昨晚上，他为拟剧本的分场几乎彻夜未眠，关关陪着不肯去睡，替他沏浓茶，煎蛋饼，他拜托她去睡，见无效，最后亦起了无名火，开大了嗓门道：“看嘛，你在这里，我弄到现在一场也没分出来！”

关关一赌气扭身进了房间，半晌没听见她动静，他倒又放心不下，起身过去看她，见她坐在地板上整理照片，摊得一地都是，遂又犯贱撩拨她说：“什么时候不好贴照片，三更半夜不睡觉弄这个。”

关关头也不抬，道：“噢，那你什么时候不好分场，三更半夜在分场！”

有这样睁眼说瞎话的人，仲疆笑道：“我的是正经事，你的不是。”

关关倏地立起，怒道：“对。那你就不要来我这个不正经的地方！出去。出去。”一边把他推出了房间，将门关上。

仲疆落得个无趣，自去桌前草草分完一集的场次，睡时听见远处鸡啼，房间里满地照片狼藉，关关已伏在枕上睡熟了。他亲了亲关关的头发，一倒头便入了梦乡。

他不知道关关其实没有睡着，眼泪流湿了枕巾，一直到天亮。他也不知道此时关关在阳台上怔了半天要向他报仇。关关走进屋来，触目又是客厅的通衢大道上躺着的那张废稿纸，原是一次吃西来顺馅饼用来托芝麻屑的，怎么吹落在地上，老看它躺着那里沾着几粒芝麻跟

湮开的油渍，心上极干扰厌憎，却是两人来来去去地好几天了，可也没谁想到去拾它一下。这会儿关关忽然灵光一闪，才开了窍似的，这张废纸，假如不是她捡起来，则绝对没有第二人会来替她捡的！关关把纸揉了扔进字纸篓，气力一弱，跌坐在沙发里。做女儿时她关关向来是不动家事的，可是从今以后，再不会有母亲替她事事张罗，替她把这张纸屑捡起来，再不会有了。结婚至今，此刻她才恍然大悟，她真的是结过一回婚了。

楼下面面包车的扩音机犹自漫天分撒着一个女孩子的喧闹愉悦的青春。在这个暮春的星期六下午，巷子里充斥着玩耍的孩子们，打羽毛球、躲避球的、克难垒球的，脚踏车吱吱呀呀从人群里一弯一扭地骑过去……市声沸沸，扬扬的红尘一波波直漫到她的落地长窗来。也不是绝望，也不是悲恸，如果她从前的日子比作是琼楼玉宇、急管繁弦，此刻都挥别了，她好像看着自己步出明净的落地长窗，步下云阶，一阶一阶沉入了尘凡。她待要回头流连，云掩雾遮，早已断了归路，她唯有朝前走去了。关关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仲疆来到碧富邑，直奔六〇七室找阿波，不见人，下楼到餐室转转，果然看见阿波髻了位留法拉式头发的在喝咖啡。阿波起身来迎，背着那女的朝他撇撇嘴，仲疆心知又是位自愿誊稿者，相视在眼底一笑。仲疆将一封套丢给阿波，摆摆手转身就要离去，被扯住了道：

“干吗，来就走，太座管你那么严？”

仲疆揍他一拳，只好坐下亦叫了杯咖啡。要不是碍于法拉头在旁，阿波嘴上才没这么客气，他是没有黄色酵素便活不下去的人。阿波鬼鬼一笑道：“找个空当报告报告结婚心得吧。”

法拉头闻言放怀朗笑，表示深懂其中的默契，默契得太过头了，令仲疆颇为局促，唯有装呆，报以无辜且善良的微笑。法拉头见状更

加笑了个花枝摇曳，差点没把食指一戳戳到仲疆的额上来，嗔道：

“原来你就是尹仲疆。这么年轻就写得这么多的剧本了。真是了不起，以后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仲疆生平所未见，非常惊诧于她这种自信和公然，分明是极拙劣的连续剧式演技。仲疆笑着望向阿波求援，阿波这时却拒绝接收他的求救讯号，红通通的脸膛一股子掩藏不住的戏谑，戏谑女的，也戏谑他。仲疆怎肯示弱，一指阿波跟前吃剩的一盘蚝油牛肉饭说：“这么好的胃口——五味杂陈样样都来，服了你了。”

阿波晓得仲疆讽刺他泡妞儿只重量不重质，笑道：“我是没你的本领，给你一碟开洋白菜就够吃一辈子。”

法拉头诧异尖声道：“啊哟，仲疆吃素啊？”

仲疆心下不忍，便光是微笑。阿波瞟着法拉头笑：“是啊，他吃素。哪天你该去他家看看，我们的尹弟妹是苏州美女，水葱葱的一颗小白菜。”

法拉头瞟瞟地睨向仲疆媚道：“你一点也不像结过婚的人，我看倒像在念大学。什么时候我要阿波带我去你家好不好？”

“欢迎，欢迎。”仲疆话还没说完，法拉头便又爆出冷门说：“去你家看你还拿开洋白菜给我吃嘛！”

阿波听了激赏得大笑，仲疆也忍俊不住。法拉头虽不明白自己讲了可笑的话，但她相信总之是她的娇媚所致，因此格外笑得放肆。

餐室外一座敞亮的透明屋顶大厅，七彩缤纷悬挂着绉纹纸花，四面墙上镶的镜面将大厅更扩了两倍，阳光直射下来，不是花房，也有花房的簇簇的颜色和暗香，散着三三两两的人堆，亦吃点心饮料聊天。典型的是一幅欢乐假日图。仲疆惘惘若触动了心底的一桩什么，说不上来，一仰头就咖啡饮尽，道声再见走了。

他想起关关家开设的幼稚园，一棵棵高耸的油加利树荫下，漆着鲜洁的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的秋千架、跷跷板、滑滑梯、旋转地球，地面永远是扫得一片落叶也无。关太太能干又开明，星期日幼稚园放假，自然便成了关关的同学和朋友们相聚的好地方，几天一个饺子会、汤圆会、烤肉大会，关关且是爱玩爱笑，不怕没有名目疯不来。仲疆都忘了是跟谁去她家的，伙在人来人往里白吃白喝，吃久了，喝久了，就成了自家人。两人好像也不知道是在恋爱了，一旦知道时才恍然发现早已是这样久，这样深。此段公案至今还理不出下落，关关说是他先喜欢她的，他却不承认，每每为这个又吵起架来。然而他一直记得，想起关关时，永远也想起她家的幼稚园，那样一天初夏的早上，空气里漾着油加利叶香，竹架上盛开的爱染桂，浅紫深紫，蓬蓬串串好像滚荷叶边。竹架下吊的花盆都开了花。花也开在一群烤肉的女孩子们的衣服上。关关穿的是迷你裙，也不帮忙烤肉，因为裙子实在太短了，她只是水清清的一个人一忽儿跑前，一忽儿跑后，一忽儿傍在母亲身边比手画脚说话，又或是和女伴们窸窸窣窣地穿过教室，教室里挂的、贴的、钉的都是小孩子的图画和劳作，纷纷扬扬像是一室的花蝴蝶。明丽的太阳光里卷着炊烟灰层，卷着女孩们的笑声。很奇怪，那天的天气是透明的。后来他和关关说：“我跟你定情就是这一天。”

关关懊恼道：“怎么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天？不算，不算。”必逼他要另外换一天。

仲疆想想，像是这一天，又像是别一天，玩过闹过也吃过了，整个突然都沉静了下来，只剩下哗哗的蝉鸣，把太阳光叫得又长又老。他吃了烤肉口正干，径自到厨下找冰水喝，走穿堂过时，不意看见堆杂物的房间里，她跟几个女孩横七竖八歪倒在榻榻米大铺上，睡得可